

## 三子：蜻蜓



蜻蜓是蚊子的天敌，为减少蚊子数量，可考虑在花园中引入蜻蜓。（JACK GUEZ/AFP via Getty Images）

更新 2024-12-10 11:39 PM 人气 15

标签：[持刀砍人](#)，[惨绝人寰](#)，[大饥荒](#)，[残忍](#)

【大纪元2024年12月10日讯】夏天去野外的公园露营徒步。雨后的森林，树木郁郁葱葱，天气凉爽宜人。可是不堪蚊子的一路叮咬，累了也不敢停歇，手舞足蹈不停地拍打，如同被追逐的丧家之犬。

经过一座小桥，停下喘口气。忽然发现，不绝于耳的嗡嗡声消失了，四周蚊子踪影不见。小桥流水，山色青青，没有蚊子的世界真美好。

诧异为何此处没有了蚊子，周围飞舞的蜻蜓给出了答案。一只绿色的大蜻蜓落在了我的肩膀上，像一位守护神静静伏在那里。我喝了一口水滋润一下干渴的喉咙，动作尽量轻柔，唯恐惊扰了我肩膀上的守护神。人与蜻蜓，一幅和谐美好的画面。

然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浮现出的是另一幅画面。

那时候夏天捉蜻蜓是我的一个游戏消遣，也是许多孩子的游戏消遣。我们拿着自作的捕蜻蜓的网子，悄悄靠近停在树叶花瓣上的蜻蜓，一挥而就，蜻蜓就成了网中之物。后来捕蜻蜓的功夫渐进，甚至徒手就可捏住蜻蜓的翅膀。

然而我们并不像现在许多钓鱼的人，钓上后放了鱼儿，只是出于一种垂钓的乐趣。我们把蜻蜓捉来当作一种玩物。

我会用一根细绳系在蜻蜓的尾巴上，把它当作风筝牵在手里。即使它飞累了，我还把它不断提起，强迫它奋力飞舞翅膀，直到筋疲力尽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我就把它的尸体随便丢弃在尘土里，解下绳子，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
有时候风筝的游戏玩腻了，我就拿它来解闷。把它的几条细腿拧下来，看它还如何落地平衡；把它的一只翅膀揪下来，看它如何飞起；把它的整个尾巴扯掉，看它是否还能活动。脾气暴躁起来，就把它肚肠扯破，四分五裂。当然我对蜻蜓的折磨还远及人类对人类实施的暴虐，历史书中记述着各种花样的酷刑，需要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和对残忍的乐趣方可创造出来。

不过蜻蜓作为玩物在我的眼里也有高下之分。尾巴红红的叫红辣椒，黄颜色的叫大老黄，大个头的叫二楞子，最特殊的就是这种通体翠绿的大蜻蜓。捉到这些特殊的蜻蜓让我更兴奋，玩弄它们的时间更久一些。然而蜻蜓在我眼中就是玩物，就像被锁链拴住的奴隶，没想过它们还是自由鲜活的生命。

那时候大人们整天都忙于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，聆听伟大领袖的语录，没有闲暇教育我们这些小孩子：蜻蜓是益虫，吃苍蝇蚊子，不要去伤害它们。随处可见的蜻蜓在大人眼中和小孩子眼中一样，无关紧要，一种昆虫而已。大人和小孩子的脑子里大概都没有这样一个问号：残害生命，是不是一种罪恶？

那个时代，人对人都充满了残忍和冷酷，更何况对蜻蜓。

为什么我们不去捉毒虫蛇鼠做玩物，这样还能一举两得消灭害虫？它们不好捉也不好玩，样子凶恶还有攻击性，让我们心存畏惧。于是我们就把眼光投向那些软弱可欺的小东西身上。

那时在我居住的部队大院里，在一大群孩子中我就是那个软弱可欺的小东西，现在的词叫：霸凌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成为被霸凌的对象，也许小时候的我体弱单薄，看上去一副的窝囊相，也许我上面只有姐姐没有哥哥的护佑。我记得我在大院里四处奔跑躲藏，以免被大孩子捉到，以及捉到后的打骂羞辱。挨打后我还得忍气吞声，擦干脸上的泪水，拍打被弄脏的衣服，免得回家后被脾气暴躁的母亲发现端倪，怪我这个不争气的孩子，又在外边惹是生非，劈头盖脸的一顿斥骂。

我不知道，也许在那些霸凌我的孩子眼里，我就是一只供他们解闷的蜻蜓。他们不知道，也不在乎，我内心遭受的痛苦，就如同我无视一只只被我玩弄致死的蜻蜓的痛苦。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生来血液中就流淌着人性罪恶的基因。

最近听闻开车撞人，持刀砍人这类的恶性事件。官媒的说法是一些偶发事件。我想像事发现场，一个个受害者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，像一只只肢体残破的蜻蜓。作案的凶手原本就是穷凶极恶之徒吗？一些背景曝光，他们也是身处社会底层，倍受生活煎熬的人，他们是施暴者，同时也是受害人。如果他们在生活的社会里受到过起码的人文关怀，他们还会疯狂地走向绝路吗？

在权贵者的眼中，无论躺着的站着都是一只只的蜻蜓。这样的蜻蜓自然成为背负着巨额房贷的打工族，拿命换钱的农民工，投诉无门的上访者，还有更远些乌克兰寒冷的土地上被大炮和无人机消灭掉的炮灰。

可悲的是，蜻蜓被逼疯了以后，报复撕咬的却是同类。干掉草根同类多容易啊，他们又没有高墙大院和荷枪实弹的武警来保护。

弗洛伊德说，人的意识总是试图将痛苦的记忆隐藏起来。如果今天我和当年霸凌我的孩子见面，我们恐怕只会回忆些童年趣事，不会提及陈年丑事，以免伤了和气，甚至把酒言欢，携手向前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三年大饥荒的惨绝人寰，文革的血雨腥风都是飘过的漫漫黄沙，眼前又是一个莺歌燕舞的和谐社会。然而大国梦醒处经济衰退，太平盛世粉饰不了韭菜们的眼泪汪汪，高压统治压制不住底层民怨沸腾，直到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降临头上，于是熔岩喷发，车轮滚滚，刀光血影。

权贵者未曾反省过，我也未曾反省过对蜻蜓犯下的恶行一如做过的许多坏事，因为我们人性的良知被屏蔽了。从小到大我们被教育被灌输了各种主义和思想，却没上过良知这一堂课。从草根到权贵，一脉相承，都是一样的冷血无情，恃强凌弱，漠视生命。

我们掩藏痛苦，痛苦会自动舒缓吗？我们掩藏黑暗，黑暗会自动结速吗？我们掩藏罪恶，罪恶会自动消失吗？如果我们从未有过良知和勇气去审视人性中恶的存在，恶的种子如肿瘤般生长在内心深处的阴暗角落，从未受过人性之善的光辉照耀和感化，哪天基因突变，毒性发作，谁知一只人畜无害的蜻蜓不会变成一头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？

那天我走过那座小桥，向我曾伤害过的蜻蜓，发出内心的忏悔。

责任编辑：金岳

---

本网站图文内容归大纪元所有，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转载使用。  
Copyright© 2000 - 2024 The Epoch Times Association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.

[自定义设置](#)